

长江「捕鱼人」

黎寅达

转型记

为保护长江生态，今后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退捕，暂定实施10年禁捕。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江许多渔民正从“捕鱼人”转变成“护鱼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渐渐深入到他们心中。

巡护队成立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协助渔政打击各种非法捕捞，这也招来了一些不法捕捞者的怨恨。”钱胜明说，“从今以后，我将一如既往地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用行动感化那些企图非法捕捞的人，让他们也都参与到长江大保护的行列中。”

守住长江的“微笑”

有一种动物，天生笑颜，已经在长江中“笑着”生活了18万年，它们就是长江江豚。可如今，人类大肆非法捕捞耗光了江豚的食物，它们家族成员只剩下1012头。为了留住江豚的“微笑”，在农业农村部授权和领导下，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等发起并出资、基层渔政部门执行的“协助巡护”项目正在招募有思想、有情怀的渔民转产转业成为协助巡护员，保护江豚、中华鲟、长江鲟等旗舰物种，协助渔政打击非法捕捞等破坏环境的行为，形成“群管”与“共管”相结合的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新局面。

董学华是江西省九江市湖口江豚协助巡护队的一员。他曾是鄱阳湖的一个渔民，从小在湖边长大，对水生生物有着特殊的感情。自从当上协助巡护员后，他风雨无阻，在巡护行动中从不落后。

为了更好地实现江豚巡护全覆盖，消灭巡护盲区，董学华所属的湖口巡护队在屏峰设了一个驻守点。因为条件有限，队员们的吃住很不方便，董学华主动向领导建议让队员们免费住在自己家，还为队员们做饭，搞好后勤保障工作。冬季时，水位低，不利于巡护船航行，董学华主动贡献出自己的小划子，为协助巡护员的工作提供便利。

像董学华这样从渔民转型成为协助巡护员的人们，除了自身对长江的热爱，还因为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上海海洋大学的廖尹航老师说：“中央财政的补助资金是针对渔民退捕，有条件的地方财政和渔业部门也配套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或资金，来建立类似‘巡护员’这样的群管队伍，一方面能够缓解渔政执法压力，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部分退捕渔民的就业问题，可以说是禁捕管理实践中的一次有益尝试。”许多渔民转变身份成为协助巡护员后，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当渔民是为了生计，现在作协助巡护员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造福子孙后代。这让他们产生了很大的自豪感。

正与邪的斗争

很多渔民在转型成为协助巡护员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们有的受到同村渔民的排挤，被称为“叛徒”。面对种种阻力，协巡队员们意志坚定，依然为守护长江而忙碌着。

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鹿角镇的渔民中，有一对兄弟，哥哥叫郝爱国，弟弟叫郝爱军。弟弟被选上成为一名江豚协助巡护队队员，哥哥却没有被选上，但是哥哥一直都很支持弟弟的事业。

一个冬天，弟弟和其他协巡员帮着渔政围追堵截电鱼团伙，抓住了胡家五兄弟，但是让其中两兄弟逃脱了。第二天傍晚，胡家没被抓的两兄弟带着汽油桶找到弟弟家，要弟弟赔他们的船。弟弟此时还在市里的渔政站值班，离家有几十公里，情况十分危急。哥哥接到别人打的电话赶紧往家跑，边跑边报警。最后派出所及时赶来。

当晚，一向支持弟弟的哥哥，此时劝弟弟不要再干巡护工作了。弟弟没有回答，只是一个人喝着酒，偷偷地掉下了眼泪。第二天一早，弟弟照常回到渔政站值班，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这件事没有吓倒弟弟，反而让他更加坚强。

“协助巡护”试点工作是由农业部的创新，在农业部部长办领导下，在全国水野分会的协调下开展的，2年多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渔民由“捕鱼人”转型成为“护鱼护豚员”可以有效地弥补现在渔政执法中的短板；“群管”与“共管”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在打击非法捕捞、保护资源环境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江苏省南通市日前通过《关于深入推进长江（南通段）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决定》，将对长江（南通段）进行生态保护与修复，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图为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江苏大学生志愿者通过中华鲟标本为小朋友讲解长江生态的相关知识。石玉成摄（人民视觉）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第一批退捕渔船上岸。李冈摄



洞庭湖协助巡护队队员在展示「协助巡护APP」。杜华柱摄



江西省将从2021年起对鄱阳湖区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图为湖区内的渔船。傅建斌摄（人民视觉）

爱要懂得才完美

赵秀芹

上世纪80年代，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轰动一时，大街小巷都能听到那首脍炙人口的《长江之歌》，尤其“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最能抒发人们对母亲河的爱恋之情。

然而，30多年后我们再说长江，心中却多了几分忧伤——母亲河病重告急！在沿江11省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长江的生态资源遭到破坏，水污染日益严重，生态保护形势严峻。

“爱要懂得才完美”，在《长江之歌》诞生的那个年代，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环保意识，对母亲河的爱不仅不完美，还狭隘自私——不懂得尊重她，理直气壮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则于不顾；不懂得珍惜她，以为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更不懂得为她付出，只为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无度索取。

30多年后的今天，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的重担摆在了压倒性位置，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曾经不太懂自然的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治山、治水、治岸，承担起保护长江的历史责任。

孔子曾问弟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长江也是如此，虽然不语，却能生养万物，并有其自身的生态功能及特性。遵循这样的自然规律，不适宜沿江生态恢复的行为严厉查处，纵然心痛也要放弃眼前利益。沿江地区一位领导这样算账，“赔钱总比赔上一条江好”。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只有遵循长江的生态功能和特性，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母亲河才有望重现生机。

有人说长江离我们很远，修复生态有沿江11个省市呢！殊不知“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江清水浩荡东流决不是件孤立的事，更何况长江干流自西而东横贯我国中部，数百条支流辐辏南北。“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再次指明未来发展方向。根据中央的定位，长江经济带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在长江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将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往其他流域复制和推广。

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对长江生态环境修复战略做些什么？有位科学家这样比喻，生态系统是一架飞机，拆掉任何一个零件都可能造成飞机坠毁。也许你认为6300公里的长江少了某种小鱼，如同飞机上掉下一颗小铆钉微不足道，但当飞机上十几个小铆钉一个一个落下来，物种灭绝的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的时候，人类能够幸免于难吗？答案的背后正是每个人肩上的生态保护责任——从我做起，守护好每一颗“小铆钉”。

“我们赞美长江，我们依恋长江”，这不只是在歌中唱唱，而是要立即付诸行动。



凌晨四点的身影

凌晨的长江，江面上还有些黑。当许多人依然沉睡在梦乡中时，协助巡护员们已经骑车到安庆渔港码头集合，准备协助渔政部门查处非法电鱼的渔民。

近年来，长江流域（包括鄱阳湖和洞庭湖）不时出现非法电鱼的情况。电鱼带来的危害极大，水中的动物被大小通杀，电捕者只捞取价钱高的大鱼，小鱼则沉底腐烂。渔政部门打击非法电鱼的决心和力度一直没有减少，但是苦于“管辖面积大，人手不足”等困难，让某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协助巡护员的出现，对打击此类非法捕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钱明胜就是安徽省安庆江豚协助巡护队中一名普通的协助巡护员。巡护队凌晨4点从渔港开巡护艇向下游航行，在还未褪去的夜幕掩护下，他们将巡护艇隐藏在不易发觉的地方。6点40分的时候，陆续有非法电鱼的渔船从李阳河口向拦江矶开出，巡护队立即行动起来。当巡护艇靠近渔船时，钱明胜和渔政工作人员直接跳上对方渔船，经过一番搏斗后，控制住了船上的非法电鱼人员，最后由公安部门将他们带回处理。钱明胜一行回到码头已经是中午11点。七八个小时的连续行动，让没时间吃早饭的队员们此时感到饥肠辘辘。

2020年开始，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包括洞庭湖等大型湖泊）将实施禁捕，渔民们都面临转产。与其他渔民改行到其他行业不同，钱明胜没有离开长江，而是选择成为一名协助巡护员。捕鱼和护鱼这种身份的反差多多少少带给钱明胜一些不适应，但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协助巡护员的职责是神圣而又艰辛的，在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协助巡护队的队员们。杜华柱摄

大鲵野生种群基本稳定

本报电（记者罗兰）大鲵是中国特有的两栖类动物，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物种和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物种。多年来，随着保护工作和增殖放流的开展，大鲵野生种群的主要栖息地得到保护，局部地区种群数量有所恢复。来自第三届大鲵保护与发展论坛的消息，目前，中国大鲵野生种群基本保持稳定，

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同时，随着养殖大鲵人工繁育技术日益成熟，养殖、加工和疫病防治等水平不断提高，人工繁育大鲵的经营利用成果逐渐显现，养殖的大鲵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水产经济物种。

据了解，大鲵一般生活在水流湍急、水质清凉、水草茂盛的山间溪流、河流和湖泊之

中，有时也在岸上树根系间或倒伏的树干上活动，并选择有回流的滩口处洞穴栖息。在中国，野生大鲵数量稀少，主要在长江、黄河及珠江流域海拔1500米以上支流被发现。

大鲵保护与发展论坛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指导，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江水产

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在论坛上对大鲵保护提出了建议。

“研究发现，全国野生大鲵遗传分支具有斑块分布现象，基于野生大鲵遗传分支特点，建议增殖放流必须选择当地种群大鲵，且拟放流大鲵必须通过基因检测具备当地种群相同的遗传分支；野生大鲵遗传分支与流域、省份、山脉分布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无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采用流域、省份、山脉来命名大鲵种群；建议重点保护分布范围狭窄的遗传分支。”危起伟说。